

茶悦人生 铁庭
茶姐逐梦



郑丽娟。受访者供图

琥珀汤,奶蜜香。这是顾客们对海南大叶种茶加工成“五指山红茶”的口碑赞誉,也是一种视觉认可与嗅觉称道,更是一款已烙上中国地理标志的特产。

海南大叶种茶就产自五指山一个叫水满乡的地方。水满,既动听又好记的地名,在黎语里,水满还有非常古老、至高无上的意思。

高山云雾出好茶,高海拔的水满乡长年气候温润、生态良好,盛产海南大叶种茶当然不奇怪。2015年,水满乡五指山红茶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。

我认识的茶姐,芳名郑丽娟,是耕耘在水满乡并开发五指山红茶的践行者。

在水满乡,茶姐影响不小,认识她的人很多,无论老幼,见面都会与她打招呼。茶姐以水满乡为根据地,在此扎根21个春秋了。

21年前的茶姐已在广州工作生活多年,有满意的收入与美满的家庭,可为了梦中的“橄榄树”及父亲常与她提起的海南大叶种茶,她毅然选择作别广州,只身回到海南,并走进了五指山水满乡。茶姐20世纪80年代毕业于广东中山大学哲学系,她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,想要什么,人生是可以规划的,在放飞自我之时,便是追逐梦想之际。

然而,骨感的现实几次差点让茶姐打起了退堂鼓,有两回更是刻骨铭心,很能折射她创业途中的艰辛与苦楚。

2001年,在茶姐投资创办茶园伊始,偌大的茶园如同无人的半岛,位处一个水库边上的荒山。由于道路不通,没水没电没桥,送往山上的任何东西都得靠自扎的竹筏转运,建筑材料、茶苗、肥料、日常用品等,得一件一件,一点一点搬运上去。竹筏材料从附近山民家里购买,但制作是她全凭感觉亲手扎起来的。

第一次划竹筏觉得没什么难的,还带有新奇感,茶姐便在无人关照下自己大胆下水了。或许过于心急,还没有进行过试划,她就往竹筏上搬了些物品,谁知一到深水区,遇上湍流竹筏就横着走,特别难以驾驭,无奈她只好返回。先卸掉筏上的物品,再尝试过了两趟,之后才大大方方往返装运物品。前后大半年,她划坏了四个竹筏,真是不易。

再就是2005年9月的达维台风,也给茶姐上过伤心的一课。好不容易一手创建起来的几百亩茶园,刚有了创收起色,几乎一夜之间面目全非,有的茶树连根拔起,有的拦腰折断,面对满目疮痍的情景,她当时的心情真是难以言喻,心痛已接近冰点。

台风之后,有两条路可以选择:要么打道回府,血本无归;要么重振旗鼓,从头再来。

磕掉牙齿和血咽,茶姐不甘言弃。于是坚守成了茶姐一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她从不想做什么“女汉子”,可一般男子汉都得叹服她的坚强。“当茶园的一切与自己息息相关,命运相连,我只有坚守。”笔者曾与茶姐聊过坚守这个话题,她没有回避:“茶园似乎不是我一个人的了,我撤了还有村里许多帮我做工的姐妹怎么办?都是些拖家带口求补贴过日子的员工,时间长了,大家都有感情了。她们把茶园当家,我不能辜负她们!”

其实,茶姐属于归侨后代,也属于“茶二代”。

20世纪50年代初,新中国百废待兴。茶姐的外公携一家近十口人从马来西亚回到祖国,为响应国家在海南垦植橡胶号召,便定居在万宁兴隆华侨农场。后来出生的茶姐,却从小随父母生活在五指山,寒暑假才有机会上外公家。“我从小在山林中长大,听惯了虫鸣鸟叫,我对大自然与茶树有亲切感。”这是茶姐常爱说的话。重回五指山,对她来说,也是一种向往的生活。

茶姐的母亲也是种茶的,还是海南苦丁茶的开发者。父亲对五指山大叶种茶更是情有独钟,他曾经在此工作多年,晚年总爱提起水满一带有好茶,能开发利用受益无穷。茶姐或许就是受了父母的影响,执着无悔。

茶姐说茶叶好不好,内行一喝就能喝出来。水满乡偏僻,水好,空气好,对茶叶几乎没有污染。她说她从来不用除草剂与化学肥料,用的都是花生饼、牛粪等有机肥,讲究人工除草,就算成本高许多,“自始至终保证茶的质量”是她追求不懈的目标。

坚守,更是茶姐对事业与逐梦的最好写照。继五指山红茶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后,2017年又亮相博鳌亚洲论坛,此后五指山红茶又成为论坛年会指定饮品,2020年五指山红茶还走进央视扶贫公益广告节目,同年又摘得海南十大农产品地理标志殊荣。

有了十几年的摸索与开拓,茶姐的梦想在渐渐实现。“离岛游客选购伴手礼时,五指山红茶非常抢眼。我的特级茶叶部分供应到北京、上海等城市甚至还出口到国外。”面对一次媒体的采访,她自信满满。

闲话文人 姚秦川
张伯驹的朋友圈

张伯驹原名张家骥,是近代著名的书画家、收藏家和京剧艺术研究家。生活中的张伯驹爱憎分明,不是一个“朋友圈”的人,他往往漠视对方,不愿结交;而对于那些心地善良、态度谦和之人,则往往迎为“座上宾”。

有一天,一个张伯驹不喜欢的人来找他,当时张伯驹正在和他人下棋。对方口口声声在大门外喊他“张大爷”,然而,张伯驹却好像没有听到一样,继续悠闲地下他的棋,直接无视对方。他的女儿张传彩听到喊声,无奈之下,只能代父亲出去招呼客人。不过,看到张伯驹不理自己,那人也没好意思进门便悻悻离去。

待对方走后,张传彩奇怪地问父亲:“对方在门外喊了半天,您怎么不理人家?”张伯驹此时才表情严肃地解

释道:“此人身在官场,不为百姓谋福利,却经常做一些蝇营狗苟之事,在朋友中的名声很差,这样的人是不值得相交的。”听了父亲的话后,张传彩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,她了解父亲的脾性,谁的品德高尚,谁的品德低劣,父亲心里有数。

有一年,当时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想要拜访张伯驹。之前,周汝昌听说过张伯驹的怪脾气,加上自己是晚辈,名不见经传,担心去拜访会吃“闭门羹”。不料过去之后,张伯驹竟然对他非常热情,还仔细询问了他学习生活方面的一些事情。

去了几次,两人相熟后,只要周汝昌去张伯驹家,都会受到张伯驹的热情相迎。多年后,周汝昌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:“到了张先生家,我不理张先生,张先生也不理我。我就坐在大客厅的外间,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张先生并没有传说中的那样不近人情和脾气古怪,没有一丝丝看不起人,他的那个气质、气味,那个温文尔雅,令人觉得甚是亲切自然。”对于自己对这名后生的喜欢,张伯驹毫不掩饰地说:“年轻人好学习,待人真诚,值得相交!”



收藏大家张伯驹先生。资料图

琼州风物 王槐珂
呦呦长臂猿

我对长臂猿一直充满好奇,更有进山探访的心愿。暑期恰好有幸和三姐、监测员一起前往山林调研,了解长臂猿的生长情况。

午后驱车沿海白高速向西,又通过乡间纵横阡陌,翻越一座又一座山,一片又一片橡胶林,偶遇打松村、打炳村,终抵达匿藏于山坳间的青松村。

青松村,四面环山。当地居民苗族为主。村民说,这叫斧头岭,系霸王岭山麓分支,山间热带物种多样,树果有一百多种,是野生动物的美好家园,也是珍稀动物长臂猿的栖居之地。山上的长臂猿听惯了村民逢年过节的热闹,还听惯了升国旗奏国歌的声音,也听惯了村委会喊喇叭开会的声音,已与山民为邻,为友,和谐共处,相安各居一所,仿佛它们是青松村的山上住着的一户人家。上山的村民,也时有听闻长臂猿的啸声,已习以为常。长臂猿因此得以在这片风水宝地栖居,逍遥自在,繁衍生息。

清早五点半我们起床,小山村还没有醒来,四周的山更寂静了。天刚刚蒙蒙亮,黛黑远山笼罩着薄薄的云烟,仿佛披上神秘的面纱,恍惚若梦。在队长

带领下,我们沿着既定的方向进山。

跟着队长来到大半山腰,远远就听到长臂猿早起的鸣叫声。这声音如同悠扬的口哨声,穿越丛林,由远及近,空灵婉转,在晨曦普照的热带雨林,仿若天籁之音,听闻顿时让人耳清目明。循着这优美动听的猿鸣,爬山的动力更足了,我们都不由加快了脚步,之前的疲惫也随之消失。

未见其猿先闻其声,呦呦猿鸣穿过丛林,越过树梢,在山谷回荡,仿佛动听的曲调,越来越清亮,意味着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而巍巍霸王岭,莽莽榛榛,云深不知处,长臂猿在何方?

又是一阵又一阵的猿鸣声传来,此起彼伏,极远又极近,仔细聆听,分辨,发觉甚是有规律,首先是母猿吹三声悠扬的哨音,接着是雄猿齐声应和,仿佛是一场又一场盛大的交响乐,整个林子顿时热闹起来,如同诗句“蝉噪林逾静,鸟鸣山更幽”一样,猿鸣山更幽了。队长说,这座山头栖居一个长臂猿族群,仿佛是一个大家庭,清晨母猿最早醒来,接着吹哨唱歌叫大家起床洗漱吃早餐。这种说法也是挺有意思的。

循着声音的方向一路爬行,我们终于到达山顶,但仍未看到长臂猿的身影,却偶遇长臂猿监测员。他指了指山沟示意我们那是长臂猿的方向。我们静悄悄,蹑手蹑脚顺着陡坡往下,仍没有发现。有经验的队长说,就地等候吧,终会出现的。果然,不一会儿,长臂猿出现了。只见树枝在摇动,有一个黑影从一棵树晃到另一棵树,像闪电一样转瞬即逝。我们再耐心等待,不一会儿,忽地看到两只小长臂猿在树上嬉戏玩耍,极为伶俐,活泼好动,一会儿荡秋千,一会儿空翻,一会儿跳跃,仿佛是杂技表演。小长臂猿看到有人在观赏,越发来劲,空翻动作难度系数更大,表演更加精彩。大金毛母猿一直跟随着两只黑的小长臂猿,害怕它们有什么闪失,一直若即若离,但从来不会让小长臂猿离开它们的视线。小长臂猿也紧紧跟着母猿的步伐,母猿去哪儿,它们也一路追踪到哪儿,真是不离不弃、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

猿是最近似人的野生动物,许多方面与人有相通之处,尤其是母爱之情。有一个场景尤为令人感动,当调皮的小长臂猿在树上荡来荡去时,母猿站在不远处高高的树枝上守护着,目光紧紧跟随。小猿很顽皮,忽地动作过猛,手臂未能抓住树枝,瞬间坠落。只见母猿很着急地紧盯住幼猿跌落的地方,紧接着又奋不顾身往下扑去。此情此景,委实动人。

母猿披着闪闪发亮的金毛,在绿树丛中特别耀眼。小黑猿小时候雌雄不分,直到长大毛发突变方可辨雌雄,金毛为雌,黑毛为雄。长臂猿很爱干净,一直生活在高高的树上,从不下地。长臂猿栖居之地,长满高高的黄桐树,果子熟了落了一地。队长说,这一带有一百多种果树,而黄桐是长臂猿最爱吃的果子。还说长臂猿吃果子吃得很干净,从来不浪费,不像猕猴啃一半就丢掉。

霸王岭得天独厚的自然和生态环境滋养了长臂猿。而为了保护这大山的精灵,护林员与监测员长居山林,不辞劳苦,投入了大量的工作。譬如监测员,一个月至少有二十二天的时间要守在山上,无论阴晴雨晦,几乎是跟长臂猿居住在一起,默默陪伴,观察记录长臂猿的身体健康状态和起居日常。正因为他们的守护与陪伴,长臂猿才得以繁衍生息,不断壮大。